

## 《怀疑》

文 / 王晶

2010

“自由的精神，就是时时保持着怀疑与质疑的精神。”

“怀疑比信仰需要更多的勇气，更多的精力；因为信仰是一个歇脚处而怀疑则是个无限——它是一个激情的运行。”

——《怀疑》

设计《怀疑》是一次成长，在剧本里看见了自己、看见了他人、看见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怎样的呢？我原本像詹姆斯修女那样，用天真的眼睛看着一切，保持自己的那份单纯。可只有在一个没有邪恶的世界中，单纯才是明智的。毫无疑问我们生存在一个混沌且精彩纷呈的世界里，这个世界就像舞台，有着莎士比亚笔下的各色人物。

在多年前一系列多米诺骨牌似的事件中，单纯被打破了。我开始怀疑曾经信赖和追随的一切。当然随着怀疑的开始，我的生活也不再宁静，用怀疑来看待世事与人真会不安，但这却是一个积蓄内在能量的过程。唯有这份能量，才能勇敢地求证真理。选择单纯是很容易的，单纯可以幻化为另一个词“逃避”，正如生活中每一项容易的选择，都会带来它所对应的结果。

在与旅美学者，也是这部戏的翻译胡开奇老师的交流中，方知这部戏在美国首演时的巧合：“2005年3月，《怀疑》在百老汇首演两天后，约翰·保罗教皇二世去世了。那个周末，全世界悲痛的人们都在悼念这位迎来苏联共产世界的崩溃及第二届梵蒂冈会议教宗改革的中流砥柱的教皇；而持异议者则批评罗马教宗的集权以及对恋童癖教士们劣迹的置若罔闻。1978年，保罗教皇在他的首次布道中呼吁人们，莫‘困惑于现代世界的生命意义’，莫‘为怀疑所困，怀疑会招致绝望’；他指明补救之道便是绝对的忠诚与信仰，27年来他对全世界的教民们再三呼吁，‘无须恐惧，对上帝敞开心灵之门。’保罗教皇的去世与《怀疑》纽约的热演无疑是个巧合，但它令走出剧院的观众无不体验到那奇异的和谐。”深受人们喜爱的《怀疑》获得了该年度普利策、托尼、和评论圈三项戏剧大奖，并且在百老汇座无虚席地热演了五百多场。

然而今天在我们的人文环境里演出《怀疑》是困难的，作者所要表达的意义悉数呈现在剧本里：

“大智则大悲：知识愈多者忧患愈多。”

阿洛西斯修女：生活的长久以及它对人们灵魂的支配远远超出你的想象！

弗林神父：不，生活中真实的发生是无法阐释的。真实无法成为感人的布道。它既令人困惑又无清晰地结论。

詹姆斯修女：我想我开始对你有所理解了。但是以怀疑来看待世事与人真是令人不安。让我感到自己在疏远上帝。

穆勒太太：因为教会本来就是这样的。你只是刚刚发现罢了，它现在是这样，一直是这样，阿洛西斯修女。你别想反对任何披着教服的男人，你赢不了，修女。他占着比你高的地位。”

作者约翰·尚利在剧本正页中写道：“怀疑（一则寓言）。”对，《怀疑》是一则寓言。我们无法将一个裘童案的故事置身在具有丰富哲学内涵的剧本之上，故事仅为载体。而我所要做的就是另一种翻译：视觉表达。那么这部戏的隐意何在？它的立意何在？带着这个问题，开始寻找这部戏的视觉语言。“教堂”是无法规避的物理场所，也是这部戏要义的精神场所。建筑师安藤忠雄的“光之教堂”给我极大的启发。于是便尝试将建筑作品中的人文内涵与戏剧作品中空间的物理场所相结合，是否能够产生不一样的戏剧效果？那么怀疑究竟是什么呢？剧作家约翰·尚

利说：“我们每一个人就像一个星球，有着永恒的地壳。我们对自身是深信不疑的。如果你问起，我们能轻而易举的描绘我们的状貌。对诸多问题我都会对答如流，而你也是。你父亲长相如何？你信上帝吗？你的挚友是谁？你的回答正是你现在的状貌，似乎是永久不变的，然而这是假象。因为在这轻松回答的表层下，有着另外一个你。这个无言的生命像瞬间一般运行；它无法解释地向上挤突，流动而又无声，直到抵制它的意识别无选择而只能忍让屈服。”

读了剧作家这番心思之后，我将戏剧空间设计成了一个半圆式围合状，水泥质地，有如我们的信仰、体制、文化那道坚硬的外壳，也是我们自身那道坚硬的外壳。这个外壳也述说着我们每个人的有限性。在这个有限性的空间里有四扇门，分别暗喻了剧本中的四个人物：神父，阿洛西斯修女、詹姆斯修女、穆勒太太。这也是生活中四类人的典型化。黑、白、灰是这部戏的主色调，因为这不是一部能给予答案的戏，每个人和每部戏的深处都有着某些无声的东西。如果由怀疑而衍生的探索是彩色的，那么教堂玻璃花窗所铸造的“十字架”则是一个理想。

这侧寓言激起了人们对自由思考的波澜，也是剧作家所言说的“激情的运行”。这便是戏剧价值之所在。